

三月，我与桃梨笑春风

杜泽江

“叶家集，三大怪：麻秸墙，桩在外，鲜活的鱼炕了卖，一年四季羊肉菜。”叶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主要来源于叶集羊肉。在六安，每逢春节办年货，家家户户都要买叶集羊肉，许多人怕买的羊肉不正宗，还结伴到叶集采购。寻常的日子里，无论是大饭店，还是“苍蝇”小馆，只要你点羊肉这道菜，服务员都会自豪地强调：羊肉是正宗的叶集羊肉！更有甚者，为了证明自家的羊肉味道鲜美纯正，还宣称是用叶集当地水烹烹的。由此可见，六安人对叶集羊肉的迷恋有多深。久而久之，我觉得叶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，心中就有了到叶集一游，饱览叶集牧场的羊群，领略叶集风土人情的念头。

初三三月，得知我将有幸参加六安市作家协会组织的“梦之路 省市作家叶集行”采风活动，不仅叶集之行，得偿所愿，还能与省市文学大咖同行交流，我这个文艺青年，简直有了迫不及待的冲动。

“桃花春色暖先开，明媚谁人不看来。”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早春，随采风团一起来到叶集的江淮果岭，正赶上桃花节，邂逅一树树错落有致的桃树，虽然同是胭脂色，却也深深浅浅，仿佛有多个色号，放眼望去，满山遍野的艳丽，既抢眼诱人，又清雅脱俗。近距离静静相对，桃花受春风的洗礼，迎风绽放，嫣然含笑，风吹摇曳，平添一丝娇俏，飞舞的花瓣，书写着春天的诗意，它们用生命诠释生态之美的世外桃源。

我不由自主放飞湛蓝的遐思，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未曾想到以羊肉闻名于世的叶集，还有这么令人迷恋的桃园。置身桃园中，清风拂着一场桃花雨接踵而至。“桃花浅深处，似匀深浅妆。春风助肠断，落白衣裳”，胭脂色的花瓣簌簌落下，跌落在游人的发髻、衣襟。

远处有穿着汉服的女子，佳人身着红衣，广袖如云，双足悬着银铃，游走在山野烂漫处，倚在桃树前，手持娟扇，半掩粉腮，秀丽的脸庞与桃花相互映衬，盈盈一笑，醉倒春风。那个让崔护心心念念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女子，仿佛从诗中走来。

跟着采风团脚步继续向前，暂别浓墨艳彩的桃花色，轻描淡写的梨花白，随坡就势，洒脱飘逸。“红白对撞”素来是艺术作品津津乐道的话题，没想到今日在江淮果岭大饱眼福。梨花带雨，青蕊含着露珠，似珍珠滚落玉盘，洁白如玉。印象中梨花总是与春意联系在一起，无论是白居易的“玉容寂寞泪难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还是刘方平的“寂寞空庭春欲晚，梨花满地不开门”，大抵是将梨花代指哀婉困苦的女子，用深闺将芳华拒之门外，从而日复一日地守守四四方，手执团扇，半掩粉腮，引得唐寅一句“雨打梨花深闭门，忘了青春，误了青春”。

微风卷，梨花白，朵朵梨花如银霜，大片的雪白簇拥在枝头，枝干亭亭似利刃直指苍穹，千亩的梨花翻涌成一波又一波的云浪，梨花蓬勃的生命力此时尽显无余。人们常因“梨花”通“离花”便将离愁别绪、美人迟暮、青春不在之愁思赋予梨花，多有不公。若将梨花拟作人的话，丘处机道长的《无俗念》“春游浩荡，是年年，寒食梨花时节。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葩堆雪。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，冷浸溶溶月。人间天上，烂银霞照彻。浑似姑射真人，天姿灵秀，意气舒高洁。”清新的梨花何碰撞金鼎的武侯，《神雕侠侣》中小龙女即是我心中梨花的化身，一袭白布，肌肤胜雪，天资灵秀，气质如云，宛如仙子，为心中所思所念，辗转人间，做一位品格高洁侠女，历经人间沧桑，却最终不染尘埃。孤高冷清，而不失力量，正应和了此刻梨花的品质。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放眼遥望，一派生机盎然，这江淮果岭的春色，可谓是大美叶集、大美六安、大美中国的一个侧影。跟随省市文学大咖们，穿行在桃花深处、梨花深处、油菜花深处，期间诸多久慕大名的作家，主动和我交谈，传授我写作经验，指点我写作技巧，鼓励我多读多悟多写。他们的才情、他们的视角、他们的胸怀、他们的真挚，如三月的阳光照亮皖东美景，激发我对文学创作的激情。

因为有文字温酒煮茶，有文友老师诚挚相伴，沉醉于春天的新绿中，陶醉于春天的花海里，两天的行程转瞬即逝，忽感世事短若花期，桃李将以丰实的情怀，结出丰硕的果实，我亦心生温暖，多读书，读好书，用文字的静美，款待来日方长。如果，有一天，我们再相聚，我一定记得，我们曾经到过叶集，叶集的美，在三月，我曾与桃梨笑春风，文学大咖们曾用热情激励文艺青年进步，期盼文学的新生力繁荣昌盛。



暖春三月，我随“梦之路”采风团来到素有“大别山门户”之称的叶集。当汽车驶入叶集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宣传海报：三月十八日桃花节开幕。文学征文颁奖暨采风活动巧遇桃花节，令我此行多了一份期盼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幅“满树和娇烂漫红，万枝丹彩灼春融”的景象。一场即将与烂漫春花美丽的邂逅，这是巧合？还是主办方善解人意的有意为之？且先去畅享一番春光再说吧。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“桃花春色暖先开，明媚谁人不看来。”“桃花浅深处，似匀深浅妆。”……自古以来，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一首首一篇篇赞美桃花的诗词文赋。爱花之心人皆有之，娇艳的桃花尤其受女性朋友青睐。

车行路上，想起了三月初，在大别山东西溪月亮湾作家村，清晨和几位驻村女作家一起漫步在“文学古道”上，路南不远处有两排桃树，含苞待放的花骨朵，显得格外娇美。姐妹们情不自禁地在此拍照、录像，流连忘返。此次的叶集之行，想象着漫坡遍岭大规模桃花怒放的盛况，怎能不让人心潮澎湃，喜自心来。

次日，在前往桃园的路上，同行的老师说，要是天空放晴，太阳出来看桃花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因为连续的阴雨天，春日暖

桃花红 梨花白

董静



徐媛 摄

阳已成今天的“奢侈品”。我紧接着说，我们圈内有一句屡试不爽的“名言”：好人好天气。果真不然，当我们到达桃园时，久违的阳光竟穿出了云层。太阳出来了！大家惊喜万分，欢呼雀跃地奔向桃林。

叶集地处丘陵地带。平岗桃园基地，由一片片岗地组成。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，站在岗岭高地上，只见桃园高低起伏，桃花粉红漫野，一览无际，颇为壮观。虽说三月桃花似仙子，但江淮地区一般桃花的最佳观赏期是在三月上旬。由于今春气温偏高，加速了桃花的开放，不过这几日的倒春寒倒是延长了花期。看，朵朵桃花依旧绽放在枝头，她们张开了粉红的笑脸与我们打招呼呢。站在高岗上上往下看，万亩桃花争奇斗艳，竞相开放，深粉浅红，如云如霞，如梦如幻，让人震撼、惊叹、

陶醉！

我们漫步在花海中，穿行在桃林间，一季的寒气早随风飘散，一冬的期冀已豁然实现。这漫岭遍野的桃花，带来的不仅仅是舒朗的欢声笑语，更是人们对生活和春天的一种亲近与向往。

桃园的对面，有一大片梨园，一望无际，据说有几千亩。极目远眺，梨花似雪。桃花红，梨花白，这一红一白，色彩分明，交相辉映，美轮美奂。这是看一(桃花)赠一(梨花的节奏啊！

在我的感知中，梨花开在三月底四月初。我的家乡在驰名中外的梨乡，那里每年都会举办梨花节，所以我对梨花有着特殊的情结。

在岁月蹉跎中，我饱尝人世的甘苦与冷暖，带着难言的疲惫和愁伤，寻觅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港湾，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天真烂漫的童年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思念生我养我的故土，就会久久地徘徊在故乡的小河岸。回家乡次数越多，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的乡情就越浓越醇厚。从我第一次学唱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，我家就在岸上住……”，曾也疑问“为什么不写长江、黄河波浪宽”？那多么气势壮阔啊！后来看到词作家乔羽的解说：“长江是特指的一条江，而准的家乡没有一条小河、小溪呢？这河流再小，甚至叫不出名字，但在儿女们心中也是一条大河，一辈子忘不了”，这是多么恰当和精妙的暗喻啊！以致现在每次听到《我的祖国》歌声，不知不觉中也会跟唱起来，思乡恋河的故乡情油然而生。其实，拳拳爱国情，丝丝游子情，浓浓故乡情，还有厚重的故乡文化情怀，镌刻在我的基因里，融化在我的血液里，不就是流淌在我心中的故乡的小河吗？

故乡是我一首雕刻芳华的诗，一曲燃烧青春的恋歌，是一杯窖藏千年的醇酒，是一部荡气回肠的交响乐，在我心中汹涌澎湃，长流天地间。我思念/故乡的小河/还有那吱吱唱歌的水磨/噢，妈妈/如果有一条浪花/那就是我那就是我/那就是我……

袅袅歌声仿佛从天边传来，无论远走天涯海角，无论身处何方，无论人字轮回，不管怎么负重前行，故乡的小河总流淌在我心中！

故乡的小河

安军

故乡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日新月异，乡音在岁月蹉跎中变得朦胧不清，然而故乡的小河却深刻在我的记忆里，无论离开家乡多久，总流淌在我心中。

其实故乡的小河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，长约4000米，宽60-150米，是西汲河众多支流中短小的一条，弯弯曲曲，流经在叶集区、霍邱县与裕安区的交界处，与其主源河——西汲河仅仅隔起两个村，一个叫王楼村，归属叶集区洪集镇；一个叫华城村，归属裕安区罗集乡，这里就是我的故乡，故乡人世代代都在此勤劳劳作，繁衍生息。

我是在小河岸边长大的孩子。从童年到少年，故乡的小河便成了小伙伴玩耍的天堂。最原始的模糊记忆里，蹦蹦跳跳的我，时常跟随母亲去河边，或站或坐岸边，看母亲一件件清洗衣物，时不时地捣乱拉扯衣物，从不领会母亲的爱与责……

春天，河岸青青，河水清澈，小伙伴们背着书包，早上迎着日出，傍晚披着晚霞，在背书声中，在写作业间隙里，放手放风筝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梦想。夏天，小伙伴们最好的纳凉避暑方式是河中尽情嬉戏，时而鱼翔浅底，时而蛟龙出海，你追我赶，有时划破皮肤，有时丢去衣服，宁愿浑身黑黢黢，错过午饭，忘记回家，哪里还记得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，把故乡的小河当成心中向往的大海。

夏秋天，小伙伴们常聚岸上树丛里，玩五子棋或捧泥泡，有时痴痴望着满天朝霞或夕阳，多想在新的学期期中装满企盼！

进入寒冬腊月，河面上结薄冰了，小伙伴们上学或放学，走在岸边，随意拾起碎石块，在冰面上打冰溜，看谁打得滑更远。下雪天，小伙伴们不畏寒畏冷，在河堤打雪仗堆雪人，更喜欢在冰冻的河面，躲开大人们的看管视线，相约一起滑冰，穿行在冰面，势若脱兔，相互呼喊，相互追逐，惬意无限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个小伙伴脚踏冰面掉进河水里，相互牵拉，接

二连三都掉进去，虽然河水浅但也很湿透裤脚和鞋袜，冻红了手脚，回到家免不了挨家长一顿训斥。但再约去玩时，遭受打骂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。

无论草青叶黄，日出霞落，无论水清水浊，水急水缓，也不管哪一天它真的断流或消失了，故乡的小河都会在我的生命中静静地流淌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离开家乡去上高中，去读大学，只能在寒暑假里，游走在故乡的小河岸，追寻童年的天真，看草长鸟飞，观日出日落，激扬朗诵《荷塘月色》、《大堰河，我的保姆》、《西去列车的窗口》……读高一第二学期的春季，桃花盛开时节，在那个温暖的早晨，我送给她一本青年诗集和一条红色纱巾，她塞给我一个玫瑰色的梦，羞涩的青春揉碎在故乡的小河里。

参加工作后，每一次回家乡，我依然喜欢在清晨朝霞时，在晚霞布满天际时，在小河岸边散步，再难遇见各自安好的童年玩伴。每一次回家乡，故乡的小河在变化，先是在上游的入口地方，修了一个水力电站；2002年，在中部修建了滚水坝，小河两岸5个村实现了自流灌溉；2008年济广深高速穿越我的家乡，接着修通叶集区洪集镇、霍邱县曹庙镇的机耕路，随后在西汲河上架起两座水泥桥，渡口停摆，从此我的家乡不再“封闭”，水陆变通途，年轻一代和未成年一代随时代洪流再次走出家乡；近年来，借由农田水利整修和西汲河流域综合治理，又修筑了护坡，岸边植树，从此故乡的小河平静又清澈，不再有夏季的“任性泛滥”。

生命之根永远在故乡，每个人的生活何尝不是一条小河，苦与乐，忧与愁，冷与暖，成功与失败，激励与彷徨……恰似一条有急流，有平缓、有激越、有险滩的小河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最令我魂牵梦绕的，还是故乡的那条弯弯的小河。每次回到家乡，走近久别的小河，我的耳边便仿佛响起“故乡的小河/多少回忆你从我的梦中流过……”旋律，我的眼睛就会湿润，思

父亲

陈恒青



徐媛 摄

父爱如山。父亲离开我们已11年了，每每回忆父亲，那丝盘伏于心底的痛就会被掀起，父亲在时我有人关心、有人守望、有家，我对父亲的思念是深沉的。

从小父亲最疼我，因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，这让我哥和我弟甚是嫉妒。记得父亲总说：“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和酒坛子，你们不要比。”他把最深最多的爱给了我。我很崇拜父亲，父亲不仅长得帅，而且才华横溢、正直能干、风趣幽默。

我喜欢文学源于父亲的启蒙教育。父亲是六十年代合肥师范学院(现安徽师范大学)本科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，熟读中外名著，喜写作且文笔流畅细腻。记得刚上小学时，父亲就让我描红写字，还常买小人书、连环画册给我看，工作之余就会给我讲《水浒传》《杨家将》《西游记》中的章节，稍大时给我订阅《小朋友》《儿童时代》《青年文摘》《半月谈》，鼓励我多动手笔写读后感，不必在意文章篇幅长短。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下，我从小就热爱文学，爱朗诵、爱记随笔，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喜欢用文字和语言表达出来。

父亲是个粗中有细的人。父亲有两个姐姐，在家也是个老幺，从小也是被惯着长大的，可父亲身上却没有那种自以为是的、不通情理的习性。虽平日家里的事情多是母亲和奶奶操持，父亲也不会多问，但是每逢春节，家里的糊顶顶、选中堂、挂对联则是父亲亲力亲为。一年下来客厅顶上白光联纸早已发黄，需要揭下来换上新的迎接新年。从打浆糊、布局、裁角、接头处理这些都是父亲一力完成，这需要耐力和细心。而我则帮忙扶着梯子，打下下手，那时家里也只有客厅的屋顶才能享受这个待遇。糊顶的活至少要大半天时间才能完成，糊好的顶棚间把客厅顶得亮堂堂许多，洁净许多。那时父亲满眼满脸都是藏不住的成就感。选中堂画和对联也是有讲究的，为了选到合适的，父亲总会把能去看的的地方转个遍，有时还要来回比较内容和意蕴，当时我跟着一起心里没少嘟囔“真是个不嫌麻烦的主”。正是这份执着，每年家里的中堂画、对联都会得到亲戚朋友和周边邻居的夸赞为“书香之家”，让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。

父亲对家人的爱是含蓄又深沉的。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当了教师，那时大姑和姑父在乡镇工

生日是一个生命降临人世的日子，预示着一个新的生命从此开始，无疑是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日子。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，芸芸众生无不重视过生日。每逢生日来临，寿星一定会邀请亲朋好友齐聚，开个生日Party来庆祝，而且会有愈演愈烈之势。生日的规模、档次显然代表了一个人的气质、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。

一个人出生的日期往往是父母告诉你的，你是无法选择的。孩提时代，我是常常记不得我的生日的，但无论是哪一年，总有一个人会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的生日，那就是我的母亲。

记得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天早晨我总要赖床，然后迷迷糊糊地洗脸，这时母亲已经早早起床，烧好了稀饭，我就胡乱地吃上一口，匆匆忙忙地赶往学校。如果有一天，当我背上书包就要走时，母亲喊住我，说一声：‘旗子，吃鸡蛋，说着随手把2个热气腾腾的煮鸡蛋放到我手里。我就会一下子清醒起来，啊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！小学的时光里，我的生日都是这样度过的。没有鲜花，没有蛋糕，没有美食，只有2个暖暖的煮鸡蛋带着母亲浓浓的爱！

上初中以后，学校离家有十几里路远，我们就要寄宿住校了。我的生日是农历的九月，正好是下半学期开学的时候，住校生活不便，课业繁忙，生日的事情我本来就不记不住，现在更是忘到九霄云外了。记得初三下学期十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下午，天气仍有点炎热，我正在借宿的公路班大舅房里积极备考。母亲突然来了，和三姨等几个亲戚一道，我感到非常诧异。只有父亲在我缺少饭票和零花钱的时候，会到学校送来，很少出门的母亲一般是

清明泡稻

李成林

“万条千缕绿相迎，舞袖眠雨过清明。”清明时节，气清景明，万物勃发，春耕生产也拉开了大幕。生在农村、长在农村的我，很小的时候都听大人们说，“清明泡稻，谷雨下秧”。

水稻，是我们当地的主要农作物，也是收益最高的经济作物。有关水稻种植的农事，是一点也耽误不得的。小时候，我就看过同一块晚稻田，一半密密匝匝，一半稀稀疏疏，长势极不均匀。我问父亲：“为什么这块田里的秧苗不一样？”父亲说：“因为栽插这块田秧苗的时候，恰逢‘立秋’，长势好的，是‘立秋’前插的，长势差的，是‘立秋’以后插的。”相差一天的工夫，却有这么大的差别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“庄稼活，不用学，邻居咋做你咋做。”种田种地表面上看很简单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只

生日

王康奇

不会来的。母亲说她是和三姨等几个亲戚到城里堂舅家喝喜酒回来，顺便过来看看我。她又说，你忘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啊！她带来了那时最稀罕的香喷喷的麦乳精，还有几个红红的大苹果！和上一杯麦乳精，香甜的味道沁入心脾，再咬上酸甜可口的苹果，我顿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，学习的劲头更足了。来来回回辗转几十里，一路上颠颠簸簸，有那么一个人还记我的生日。

其实，我们也记得母亲的生日。父亲的生日正好是八月十五中秋节，他是一家之主，母亲对此看得很重，正好中秋节、生日一起过。母亲一定要准备几个可口的菜，父亲定要喝上几杯，就算算是过生日了。母亲的生日是农历八月二十，中秋节后的第五天，记忆中，她从来没有给自己过生日，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。一个农村的女子，她的心中永远是丈夫和孩子，而没有她自己。还有十几亩的农田要耕种，没有几十只鸡鸭要喂养，有一大片菜园要整理……每年农历八月正是庄稼人的秋收时节，母亲的每个生日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。

1995年8月的一天，父亲不幸患重病离世，家庭是屋漏偏逢连阴雨。适逢大哥下岗创业，困难重重；我因为调动，想尽千方百计；家

里还有年幼的弟弟。我和大哥无暇顾及家里，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的身上。她咬紧牙关，默默承受，就更加寡言少语了。2010年腊月，母亲因高血压在一个傍晚猝然离世。从父亲离世到母亲离世，我们两个孩子东奔西走，在外打拼，有时是因为事务繁忙，有时是沿袭传统，因此在我的记忆中，我们从来没有给母亲过一个生日，哪怕是2个煮鸡蛋、一碗长寿面。

那个记得我生日的人永远地离开了人世，我的生日也从此成了我一个人的记忆。我的妻子出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正是家孩子最多的时候，她前面是4个姐姐，女孩子多也就不精贵，她出生的时候，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具体是哪天，只知道是夏天西瓜上市的季节。因此，在我们的家里，只有孩子会过生日。快要到孩子过生日的日子，妻子早就忙忙碌碌，订蛋糕，写祝词，选饭店……一家子人正好也借此机会小聚聚。

店堂火锅里的烫菜翻滚着，飘出一阵阵香味，亲人们推杯换盏，谈笑风生，大声祝福，连五岁的小孙女也会拿起杯子，用稚嫩清脆的童音大声喊着：祝爸爸生日快乐！而在灯光摇曳中，在欢声笑语中，我却想起那个只记得别人生日而没有自己生日的人——母亲！

稻芽是芽短根长。最后，把出好芽的稻种散开凉凉，以适应温度，提高成苗率，等待下田。

下种的苗叫“秧母子”，选择背风朝阳而且上水和放水方便的田块，用农家肥做底肥，耙细、平整后，差不多也就到了“谷雨”的节气。父亲把种芽均匀撒入整理好的苗床里，适时晾晒、上水，经过精心管理，秧苗便茁壮成长起来。

俗话说：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。”按照节气安排农事是现在仍然遵循的法则。虽然现在的耕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两段育秧、早育稀植、抛秧等逐步代替了过去的单育秧，水稻产量也实现了数倍的增长，但精耕细作、人勤地手的祖训永不过时。

夕阳佳苑

本栏责任编辑：谢菊莲